

少年英雄

楊蔭深編







少年英雄

楊蔭深編

開明書店

民國廿二年三月初版發行

“雄英年少”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編者 楊 蔭 深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杜 海 生

印刷者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八五五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目次

壯美的靈魂（獨幕劇）	一
少年英雄（兩幕劇）	一五
少年筆耕（兩幕劇）	三五
爸爸的看護者（三幕劇）	五五

壯美的靈魂



人物：

祖母——年約七十餘歲，足有殘疾，一個慣於耽憂的老婦人。

少年——年約十三歲，是個性情非常強硬有自尊心的孩子。

盜甲——年約二十四歲，一個無賴的惡漢。

盜乙——年約二十餘歲，同盜甲。

時間：

某夜深夜時分。

地點：

一個小市鎮。

佈景：

一間簡單的房間，一壁燒飯，一壁臥人。室內有一張牀鋪，一把大安樂椅，一座衣櫥，

以及數只櫃子坐橙等。櫃上放一盞小小的油燈，光綫十分暗淡。有一門，可以通外。開幕時，祖母獨自坐在安樂椅上，呼吸喘急。

祖母

（看一看四周，咳嗽自語）真特別冷靜，一家的人都跑光了，只剩我一個老的。（拿旱煙筒吸煙，靜了一會，看壁上的時辰鐘）已經快十一點鐘了，阿微爲什麼還不回來！（忽然聽得外面有風雨聲，埋怨）啊！這孩子是一些也沒有良心的，玩到這時候還不來……

（正在這時，少年自外上。衣服有幾處已被扯破，面上也有傷痕）

祖母

（一見少年這般模樣，嘆氣，惱怒）啊！一些沒有良心的東西！

乘了你的爹娘不在，就這樣地使祖母受氣！你把我冷落了一天了，全然不顧着我嗎？

少年

（靠在櫥旁站着，雙眉緊皺，好像沒有聽到祖母的話）……

祖母

留心啊！阿微！你已經走着壞路了！如果這樣下去，立刻要受苦呢！在小時候專做壞事，大來便會變惡漢的，你知道嗎？……像你現在終日在外遊蕩，和別的孩子打架、花錢，甚至於用起刀或石來，恐怕結果做了賭棍，還要變做可怕的——強盜呢！

少年

（聽着祖母的話，毫不懊悔覺悟，也不說什麼話）……

祖母

（注視少年一會，不覺傷心起來）由賭棍變成強盜呢！稍微想想看罷！阿微啊！但看那無賴漢阿多罷！那傢伙現在街上浮

蕩着，年紀不過二十四歲，已經坐過兩次牢監了。他的母親我是認識的，活活爲他悶死呢，你知道嗎？他的父親也爲他不能住在這裏，早已逃到別的地方去了。現在你的父親看見他，也不肯同他談話的。你試想想那惡漢罷，將來遲早總是保不牢頭顱的啊！他小的時候我就知道他，他那時也和你一樣的你去自忖罷！你要使你的爹娘也喫那樣的苦嗎？

少年

（聽了很爲感動，但仍十分倨傲，並不說話）……

祖母

（見少年還是不響，仍說下去）阿微！你連一句話也不認錯嗎？我的心真是痛極了。你要知道我是你的祖母，你不要使我再難過啊！（表示心裏很痛）

少年

(看祖母的模樣，幾乎要哭了出來) 祖母……

祖母

(並不聽見少年的喊，只往下說) 我是很愛你啊！你小的時候，我總每夜起來不睡，替你搖着搖籃；因為要使你歡喜，我會為你減下食物——你或者不知道，我是常說：「將來我要依靠這孩子」呢。現在你居然要逼殺我了！就是要殺我，也不要緊，橫豎我已沒有多少日子可以活了！但願你給我變做一個好的孩子！我已一腳踏入墳墓裏了啊！天啊……！(不覺流起淚來)

少年

(這時門外忽有軋軋的聲音，好像是風打)

(先注意門上，立時表示驚訝) ……

祖母 (也聽到聲音，就起心來) 這是什麼？

少年 (疑慮) 是風打門罷！

祖母 (拭着眼淚) 那末，阿微！以後要規規矩矩，不要再使祖母難過了！

(門外的聲音更響得厲害，門動了起來)

祖母 (面已失色) 這不是風打哩！我去看來！(隨即起來拉住少年的手) 你留在這裏。

(兩人都嚇得不敢作聲，大家屏息一會，門也幾乎要開了，二人都顫抖起來)

少年 (勉強把呼吸恢復，怒喊) 那個？(聽門外沒有回答，又喊)

那個？

（正在這時，門已開了，盜甲和盜乙立時跳了進來，都蒙着面孔。盜甲拿着短刀和手電筒，捉住了少年，把手當住了口。盜乙也拿着短刀，用手格住了祖母的喉嚨）

盜甲

（威嚇）一出聲，就沒有命了！

盜乙

（舉着短刀）不許聲張！

盜甲

（向少年）你老子把錢藏在那裏？

少年

（震抖着牙齒，聲音很低）那裏的……櫥裏。

盜甲

隨了我來！（把少年的喉間緊緊抑住，拉了同到櫥旁）是不

是這一座櫥？

少年

(喘氣) 是的。

(於是盜甲將少年抑倒在地，用兩腿夾住少年的頭。口上銜着短刀，從袋裏拿出鑿子，將櫥鎖弄壞，開了櫥門，用電筒照着，在內翻來倒去，到處搜索，結果拿出錢來，塞在袋裏。隨即把門關上，忽又開了重搜一遍。然後仍抑住少年喉頭，回到盜乙旁邊)

盜乙

(低聲) 得了嗎？

盜甲

得了。(過了一會) 留心進來的地方！

盜乙

(放了祖母，跑到門外去看，又回來，低聲) 沒有人在那裏，來！
(隨即下)

盜甲 (放了少年,把短刀向兩人一閃,怒目釘視一會) 敢響一聲

嗎?當心我回來割斷你們的喉管! (正要出門,面套脫落)

祖母 (驚異大叫) 阿多啊!

盜甲 (卽回身,用短刀向祖母刺來) 該死的東西!給我死了!

少年 (見這光景,立刻跳上前去,將身體覆在祖母的身上,悲叫)

呀!...

(盜甲卽在少年背上穿了一刀,立時返身就逃,碰了桌子,燈

被翻滅)

少年 (慢慢地從祖母身上溜下,跪在地上,兩手抱住祖母的身體,

頭觸在祖母的懷裏,呼吸十分急促) ...

祖母 (漸漸恢復神志,牙齒還在震抖,低聲) 阿微!

少年 祖母!

祖母 (過了一會,身體還是顫抖着) 那傢伙已經去了罷?

少年 是的。

祖母 (喘氣,用手摸一摸身體) 沒有將我殺死呢!

少年 (低聲) 是的,祖母是安好的!

祖母 (深深地呼吸) 那傢伙拿些什麼東西去呀?

少年 (低聲) 把錢拿了去了,但是大注的錢早被爸爸拿去了。

祖母 那還好,你起來罷!

少年 (仍跪着抱緊祖母) 祖母!你現在愛我嗎?

祖母 (把手放在少年頭上) 當然愛你的啊! 阿微! 你起來罷! 趕快

把燈點着呢! —— 喲, 還是暗的好, 那般傢伙真可怕。

少年 祖母! 我時常使你傷心的。

祖母 那裏! 阿微! 不要再說起那樣的話! 我已早不記得了, 什麼都忘記了, 我仍舊愛你。

少年 (說話已很勉強) 我時常使你傷心。祖母? 饒恕我罷! 我是很愛着祖母的。……

祖母 當然饒恕你的, 我很歡喜饒恕你呢。快起來! 我不再罵你了。你是好孩子, 好孩子啊! 還是點了燈罷! 現在已可以不怕了。……
啊! 起來! 阿微!

少年 (聲音很低) 祖母! 謝謝你! 我已經……很快活。祖母! 你不是不

會忘記我罷! 無論到了什麼時候, 仍會記得我阿微罷!

祖母 (驚異, 撫着少年的肩上, 倒身注視) 阿微! 你怎樣了?

少年 (聲音更低) 請不要忘記我! 望望媽媽, 還有爸爸, 還有小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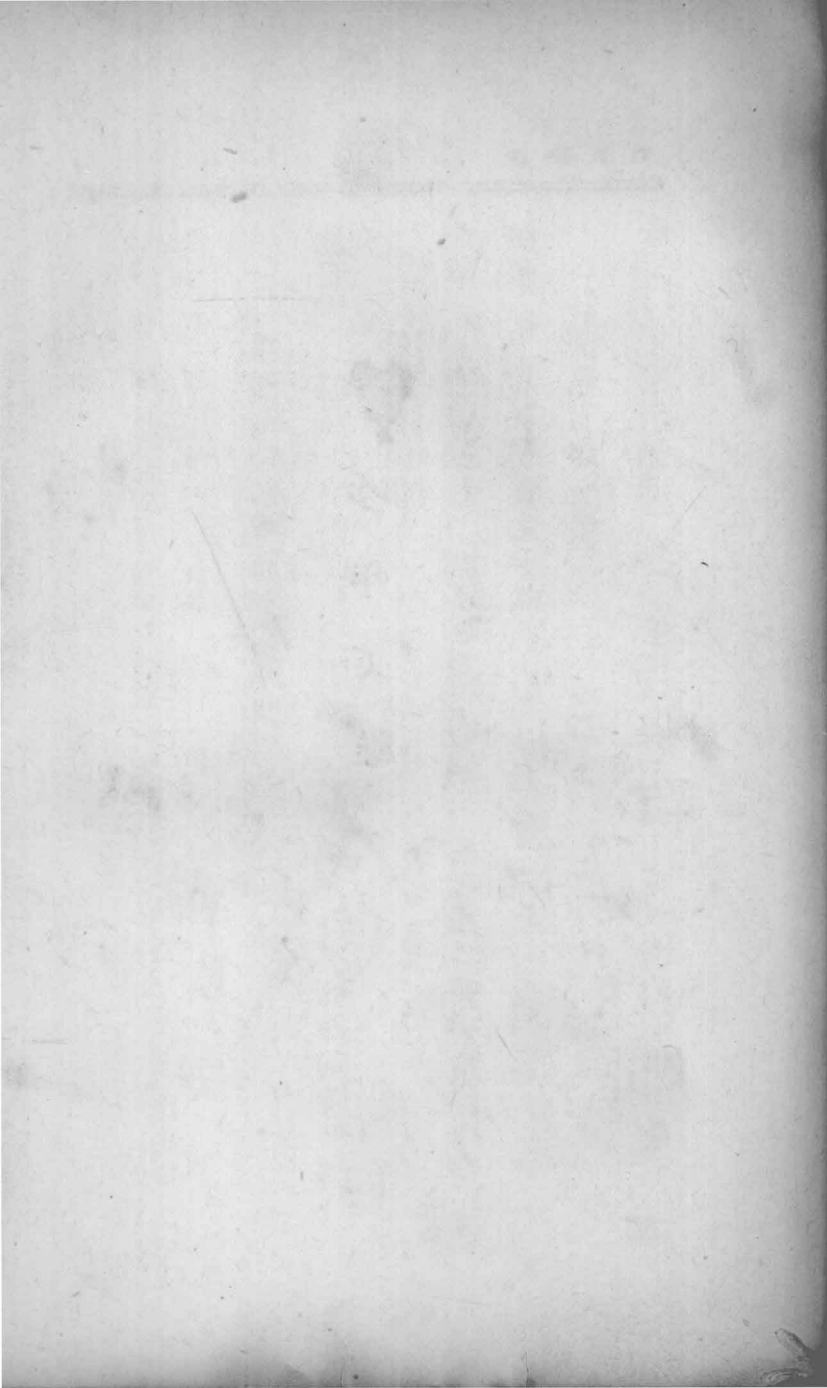
寶! 再會祖母!

祖母 (知道少年被刺, 更驚慌, 撫少年傷處, 大叫) 呀呀! 阿微呀! 阿

微呀! 阿微呀! 啊呀! …… 啊呀! ……

——閉幕——

少年英雄



全劇人物：

營長——年約五十餘歲。一個勇敢的老軍官。

副官——年約四十餘歲。

少年——年約十三四歲。一個勇敢的軍隊鼓手。

兵士——數人。

敵軍——數人。

援兵——數人。

軍醫——年約三十餘歲。

助手——年約二十餘歲。

院役——兩人。

時間：

地點：現代。
中國的東北。

第一幕

人物：

營長

副官

少年

兵士

敵軍

援兵

佈景：

在山崖上一間破舊的樓閣，中間開一小窗，可以望見遠景。右旁一門，有梯可以通樓下。閣上並無檯椅，只是些零碎的槍械和瓦礫。

開幕時，營長和副官兩人，正用望遠鏡向窗外探視。過了一會，兩人談話。

營長 (現出不安的神情) 你看，他們已成了半圓形，步步向我們

包攏來了。

副官 (也表現不安) 是的，形勢看來是很緊急了。

營長 (很決斷的) 我想非派遣一個人員，到團部去求援不可了。

副官 (點點頭) 是的。

營長 那末，你想派那一個人呢？這是非有勇氣而且又機智的不可。

副官 (想了一會) 我想那個鼓手倒不錯呢。

營長 就是那個年輕的少年嗎？

副官 是啊！我看他平日的精神，倒是很好的。

營長 (顧慮) 那只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呢!

副官 不錯。但是現在恐怕非他莫屬了。

營長 (決定) 那末,你趕快叫他上來,我在這裏寫字條給他拿去!

副官 是! (應聲卽下)

(於是營長倚着小窗,拿紙條寫字,時時把眼注視外面情形。

不久副官同少年上)

副官 營長! 鼓手來了。

營長 (用嚴厲的眼光注視少年) 你是鼓手?

少年 (舉手到帽旁行禮) 是的,營長!

營長 (把紙條疊了起來) 你有勇氣嗎?

少年

(精神百倍眼,有炯光) 是的,營長!

營長

(把少年推近窗口) 往下面看! 近那邊房屋的地方,有槍刺的光,你看到嗎?

少年

看到的。

營長

那就是我軍的團部。你拿了這張條子,掛下窗去,快快翻過那山坡,穿過那田坂,跑進我軍的陣地,只要碰見一個軍官,你就將這條子交給他。你知道嗎? (說時用手指左右指點給少年看)

少年

知道的,營長!

營長

那末將你的皮帶和背袋除了!

少年 是！（即將皮帶和背袋除去）

營長 把紙條放在袋裏。（將紙條放入少年袋裏）

（於是副官的繩子放到窗口去，把一端在自己的臂上纏了。

營長將少年扶出了窗，使他背向着外）

營長 我們一營的安危，全在你的勇氣呢！

少年 憑我！營長！（遂從繩子掛下去）

營長 （與副官握住繩子，向下對少年）下那山坡的時候，要把身

體伏倒走啊！

少年 （已下去，在臺後說）放心！

營長 但願你成功！（但不很放心，仍在窗畔踱來踱去，常向窗外眺

望)

副官

(把繩子收了起來，放在一處。也時向窗眺望) ……

營長

(向窗外，忽然驚起，咬着牙齒) 糟了！他倒地了！

副官

(稍後一會) 你看，他又好好地起立了。

營長

(仔細注視) 啊啊！他只跌了一交！(說着吐一口氣) 他的

脚一定受了傷了。

副官

想來已被他們發見了。

營長

(高興) 幸喜他還聰明，還未曾中着呢！好呀！好呀！(歡喜得

叫了起來)

副官

(又望一會，忽然驚跳失色) 大概彈子擦過他的腿了。

營長 (也驚跳失色,不覺戰慄) 這就糟了。如果那紙條不能送到

團部,我們只有戰死或被虜的兩條路了。

(這時一兵士自門外上)

兵士 (行禮) 報告:敵軍依舊猛攻,已經舉起白旗勸我們投降了。

營長 (仍注視窗外) 不要理他!

兵士 是! (應聲下)

營長 (咬緊牙齒,握緊拳頭) 走呀!快走呀!該死的!畜生!走走!

副官 恐怕他已不能跑了,他只把脚一步一步拖着走呢。

營長 (震怒) 呸呀!沒用的東西!坐倒了呢!

副官 (又望一會) 倒沒有呢!你看,他從籬笆那邊走去了!

營長

(這時樓下槍彈之聲，時有所聞；同時還有兵士倒地叫痛聲)
(高聲大叫) 大膽防禦，萬勿退卻一步！援兵快來了！就在此
刻當心！

(這時敵軍已漸漸逼近，槍聲，罵聲，鬨聲更來得響鬧。臺後有
敵軍喊聲：「快來投降！」)

營長

(從窗口高喊) 否！(一面自己狂叫) 救兵不來了！救兵不
來了！(像野獸似地狂跳起來)

副官

(向窗外望後，銳聲叫着) 救兵來了！

營長

(歡出望外) 救兵來了！

副官

你看，他們已經用着全力奔來了。

營長 (狂喜) 救兵來了! 快拚命抵抗呀! 快把刺刀上在槍上! 衝鋒!

衝鋒! ……

(正在這時, 兵士已從門外退了進來, 敵軍也衝進來混殺。營長副官均負傷避去。接着援兵也到, 大殺敵軍, 互有傷亡)

——閉幕——

第二幕

人物：

少年

院役

軍醫

助手

營長

佈景：

臨時野戰病院病房的一角，設置十分簡單。旁有一門通外。中間放兩張病牀，牀與牀間有一張圓几，几上放一瓶花。

開幕時，靜了一會，院役兩人，用布繃擡少年上，臥在一張牀上。隨後軍醫和助手也

上兩院役隨下。

少年 (向軍醫) 先生!請你把我這一隻腳截斷了罷!

軍醫 (看一看少年腳上的傷處) 可以不必呢,因為這對於你的將來很有妨害的。

少年 (勇敢) 沒有什麼關係的,難道堂堂一個男兒,怕這種的妨害嗎?

軍醫 看去,倒也是截斷了好;可是截腳總要是自己願意的。

少年 (驚起) 這是什麼話?難道你說我不能忍受截腳的痛苦嗎?

軍醫 好少年,你睡下罷!那末,我就替你施行手術罷。

(於是軍醫與助手施行手術,將少年一腿截去,少年卻並不

驚慌喊痛)

軍醫

(贊許) 你真是一個勇敢的少年，現在請你靜靜地睡一會罷。

(少年於是靜睡。接着院役又擡營長上，臥另一牀上，也由軍醫助手向營長臂上，包敷創口。院役隨下)

營長

(向軍醫探問) 不知王副官現在那裏?

軍醫

想來早在這個院裏了。

營長

你給我去查一查罷!

軍醫

好的。(包敷完了，同助手下)

少年

(一聽鄰牀就是營長，輕輕地喊) 營長!

營長 (起來一看,見是少年,大驚) 是你嗎? 鼓手! (坐在牀上)

少年 (也坐起來) 正是,營長!

營長 (贊許) 真了不得,你盡了你的本分了!

少年 (很謙虛似的) 我總算盡了我的全力。

營長 (注視少年) 你受了什麼傷?

少年 (很快活地) 那是萬不料的,我拚命地跑着,竟被他們看見,

被他們射中一彈。

營長 (驚恐) 你射中一彈怎樣?

少年 幸喜沒有中了要害,我還能拚命地跑,逢着了參謀,就把紙條交給他。

營長 (笑面) 你真是勇敢!

少年 本來，我如不被射中，還可以再快二十分鐘。不過現在還好，我總算拚命達到我的目的了。(注視營長臂上) 營長，你自己流着血呢!

營長 (看看臂上的確有血流出) 那沒有關係的，我全靠了你。

少年 營長，請把手交給我，讓我替你包好了綑帶。

營長 (走近少年身旁，讓少年解開綑布，重新打結。忽見少年十分噢力，低下頭去) 好了，已經好了。(想把傷手縮回)

少年 (仍結) 不要緊的，營長要緊。(頭向左右搖動，表示十分噢力)

營長 不要顧着我，留心你自己要緊！即使小小的傷，不注意就要厲害的。

少年 沒有關係的。（結好綳帶）

營長 （注視少年）但是，你這樣疲倦，你一定出過許多血罷！

少年 （微笑）你說出了許多血？不但血呢，請看這裏！（隨卽把蓋布揭開，露出腳已截了的地方）

營長 （大驚，退後一步）啊呀！原來如此！

少年 （微笑）啊！營長放心！沒有關係的！

營長 （蹙眉，注視少年一會，將蓋布蓋好，慢慢地舉手到頭邊除了帽子，眼睛不離少年，表示行禮）……

少年

(驚喊) 營長,你什麼對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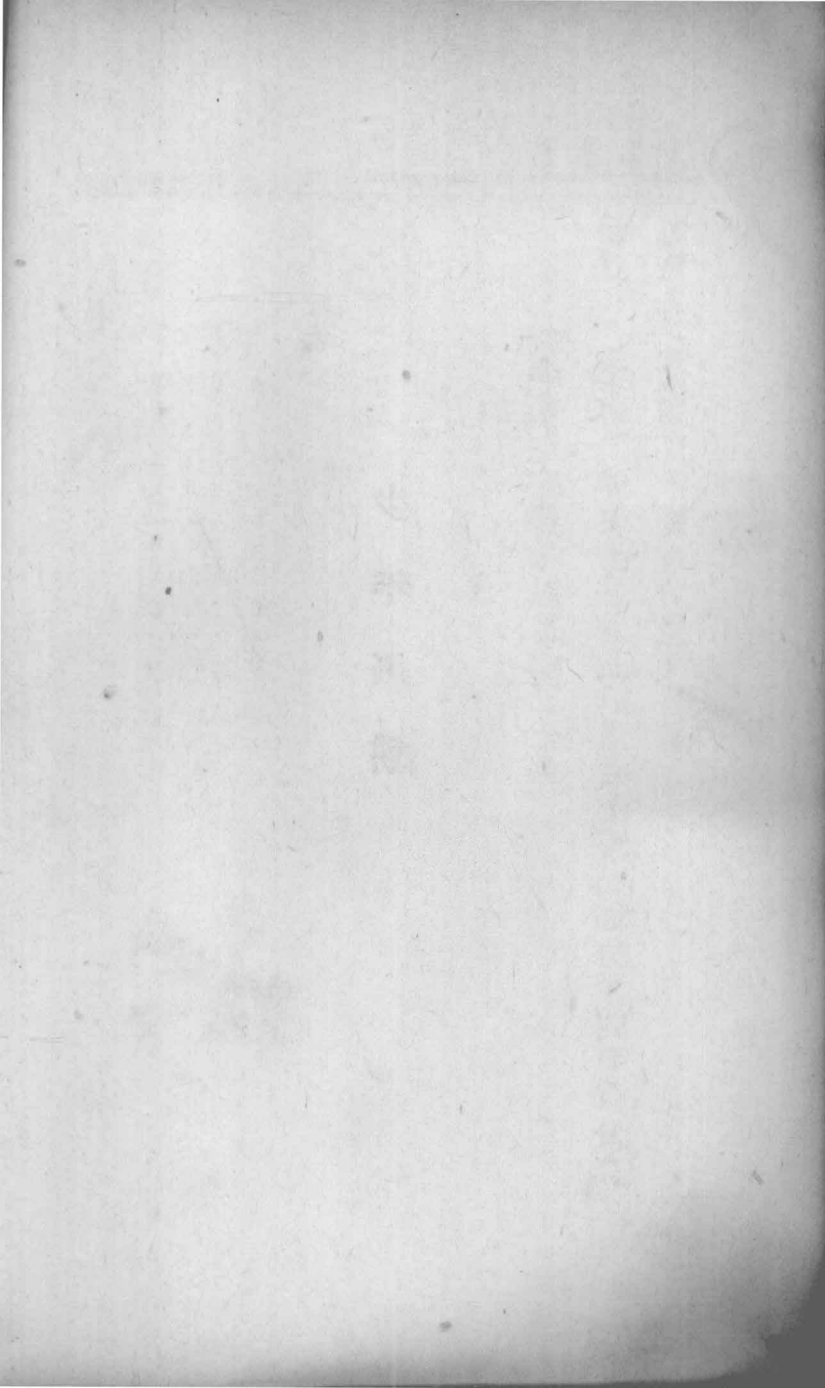
營長

(柔和) 我不過是營長,你是英雄啊!
(說後張開手臂,伏在

少年身上,向他的胸部吻了三次)

——閉幕——

少年筆耕



全劇人物：

父 親——年約五十餘歲，一個嚴謹的老人。

母 親——年約五十餘歲，一個慈祥的婦人。

少 年——年約十二三歲，一個小學生。

地點：

一個縣城。

第一幕

人物：

母親

少年

父親

時間：

從晚上到天明。

佈景：

一間普通人家的房子。正中放一張桌子，喫飯、寫字、讀書都用。桌旁有一把椅子，好幾只坐橙。靠右壁有門可通裏面的臥室和廚房；並可由廚房通至外方；左壁有一窗，窗下有一張單人牀。全室佈置，十分樸素。

開幕時，母親獨自坐在桌旁，戴着眼鏡，做着活計。

母親 (過了一會，聞見臺後有敲門聲) 是汝利嗎來了。(即放下

活計，向內下)

(稍等一會，母親同少年上。少年拿着書包)

少年 (將書包放在桌上) 媽媽! 爸爸還沒有回來嗎?

母親 是的，還沒有來呢。

少年 那末，我去看看他罷。(想去)

母親 (阻止少年) 想來就可回來的了，不要去罷。

(這時後門又有敲門聲)

少年 (傾聽) 咦! 外面有人敲門呢!

母親 也許你的爸爸來了。

少年 (喜躍) 爸爸來了，我去開門。(即向內下)

母親 (立在門口望着) 來了嗎？

父親 (在臺後聲音) 來了。

(少年和父親同上。父親腋下夾一紙包)

母親 (仍回轉在桌旁) 今天來得晚了。

父親 (將紙包放在桌上，打開，裏面都是紙條) 因為我又到報館

裏去過，所以來得晚了。

母親 (一看紙條) 又是這許多東西嗎？

父親 你說多嗎？能多倒是好了。(將紙包仍舊包好) 用飯罷！

母親 還是用飯罷。

（於是母親和少年到裏面去開飯，父親將桌上的東西搬放在牀上。過了一會，母親和少年搬飯菜上，將飯菜放在桌上，三人用飯）

父親 （邊用邊說）拿是拿來了，寫寫又要好多時候呢。

母親 依舊五百條六角嗎？

父親 那當然不會再減少了。只是我的眼睛，近來似乎壞起來了。

少年 （想說而不敢說，總於說了出來）那末爸爸！我來替你寫罷。

父親 不要，你應該用你的功。功課，在你是大事，就是一小時，我也不願叫你荒廢的。

少年

(看父親神氣，不敢再說)

……

母親

不過，你也要顧到你的身體。我想，我們一家生活儘可減低，你還是少寫些罷！

父親

可以寫時總還想寫。(把飯用畢)

(母親和少年先後也用畢，即把盥篋收拾，搬向內下。父親仍將牀上東西，放在桌上。稍過一會，少年仍上。)

父親

(吸煙，將紙包打開，拿出一些紙條，再向抽屜裏拿出筆墨，緩緩地寫了起來，向少年)你用你自己的功罷。

少年

(點頭)知道的。(即將書包打開，拿出書來，坐在父親橫邊

溫課)

（這時母親因廚房已整理完畢，拿一盞油燈，仍自內上）

母親（將燈放在桌上，向父親）喫了飯也要休息的。

父親（邊寫邊說）寫了幾條後，仍舊可以休息的。

母親（坐下做着活計）寧使少做些事，身體總要愛護一些。

父親當然，我也明白你的意思。（寫了一會，休息）

母親你說這個月鐵路局裏還有獎金可以得嗎？

父親想是這樣想。不知道有沒有希望。（仍繼續抄寫）

母親如果有了，那倒可以少寫一些這種紙條。

父親因為沒有把握，所以只得多寫些。（揩眼）不知怎的，眼睛總

是糊塗得很。

母親

(憂慮) 我想今晚你也不要多寫，因為今天來得已晚，日裏工作已經做得很辛苦了。(即阻住父親抄寫)

父親

(自覺眼睛模糊，不能再抄，停筆) 也好，大家早睡一夜罷。(向少年) 你也好去睡了。

(於是各人均收拾東西，少年睡在牀上，父親和母親向內下。過了一會，少年乘父親走出，向門邊聽聽已經熟睡樣子，就坐在桌旁，模倣父親筆法，寫着封條)

少年

(低語) 讓我替爸爸寫幾條罷，也好替爸爸減輕辛苦。

(仍繼續寫着。過了一會，數數條子已多，就放下回牀去睡。)

(再過一會，天已亮了，少年起來，父親也自內上)

父親 (走近桌旁數那封條) 喂! 汝利! 你爸爸着實未老呢! 你看, 昨

夜眼睛雖糊, 也寫得很多呢! (表示歡喜)

少年 (暗喜) 是的, 爸爸的眼睛還未花呢。

父親 (高興之至) 這樣下去, 這個月還可多賺錢呢。哈哈!

——閉幕——

第二幕

人物：

少年

父親

母親

時間：

距第一幕的兩個月，也是晚上。

佈景：

同第一幕。

開幕時，少年、父親、母親，三人圍坐桌旁，少年溫課，父親寫條，母親縫衣。

少年

(精神十分疲倦，打盹)
……

父親 (發現少年打盹,拍手大叫) 喂!用心!用心!做你的功夫!

少年 (勉強張開眼睛) 是的,用心。

母親 (注視少年臉色,憂慮) 汝利!你有些不舒服嗎? (向父親)

我看他這幾天面色總不好,不知怎樣了。

父親 (向少年一瞟) 即使有病,也是他自作自受,以前用功的時

候,並不如此的。

母親 你不能這樣說。倘使有病,也應當替他醫好。

少年 (因精神十分疲倦,又漸漸入睡) ……

父親 (見少年情形,分外動氣) 你看,他還是這個樣子。(向少年)

汝利!你真對不起我!你和從前,不是變了樣子了嗎?當心!一家

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呢，你知道嗎？

少年
（驚醒，並不說話）……

父親
（放筆，很嚴厲的態度。）你知道嗎？我爲了養活一家，辛辛苦苦做這種工作！你不知道嗎？我爲了你，把性命拚着呢！你竟什麼都不想想，也不管你父母怎樣？

少年
（流淚，嚙着說）啊！並不！請不要這樣說！爸爸！……

父親
（攔住少年的話）你應當知道家裏的境況。一家人都要刻苦努力，纔可支持得住，這是你應該早已知道了的。

少年
爸爸！我都知道的。

母親
（很憂愁，向父親）你不要對他這樣說了。他一定有病，年紀

輕輕的，我想還是叫他早睡罷！

父親
（憤恨）那末，我不管他了。

少年
（聽父親的話，急得要哭）啊！爸爸！我一定再像從前的用功。我決不使你心裏再難過了……你總要管我的！爸爸！（嚔泣

起來）

母親
是的，你的性情總是很強硬。年輕人將來總是有希望的。（向

少年）汝利！你也不要哭了，以後總要聽爸爸的話，好好用功！

（又向父親）今夜還是給他早睡罷！

少年
（漸漸停泣）我不想早睡。

父親
（稍緩和語氣）就早一些去睡罷，只要以後能改過就是了。

母親 (放下縫衣,走近少年身旁) 還是睡了罷,明天一早起來就

用功。

父親

(催促) 去睡罷!

(於是少年漸漸包好書包,離開座位,到牀上去睡)

母親

(替少年蓋被,回來向父親) 時候也不早了,你也早一些睡罷。

父親

(仍努力抄寫) 你先去睡罷,我過了一息就會來的。

(母親先向內下。等了一會,父親寫畢包好,把油燈熄滅,也向

內下)

(臺上靜了一會。少年睡在牀上,輾轉反側,時有所聞。再過一

會，少年從牀上悄悄地起來，着好衣裳，躡着脚步，走到門口，傾聽裏面動靜，然後走到桌旁，把油燈點亮。少年就坐了起來，將父親的紙包打開，拿出紙條，照樣抄寫。寫了一會，走到門旁側聽一會）

少年（暗喜，自語）雖然爸爸罵我，還是仍替爸爸幫忙好些。……爸爸說我不肯用功，他那裏知道我也正在替他做工作呢！（漸寫紙條漸多，放了筆，把手搓一搓，提一提精神。忽然手動時把自己書包碰落到地，碰的一聲，少年立時驚慌起來。但聽並無什麼聲響，也放了心，仍舊工作）……

（過了一會，父親輕輕地開門自內上。一見少年，恍然大悟，立

刻表示懊悔和慈愛，釘住少年一會，漸漸走近少年身後）

父親（兩手震抖，抱住少年的頭，表示十分難過）……

少年（忽然覺得驚跳，大叫）呀……（仰頭見是父親）爸爸！原

諒我！原諒我！

父親倒是要原諒我呢！好孩兒！

少年（起來，離開座位）爸爸……（欲說無語）

父親我一切都明白了。（向裏面）快來！

（母親匆匆地上）

母親（喫驚）怎樣啦？（見少年）怎麼？

父親你還不知道嗎？原來他夜夜在替我做工作呢！

母親 怎麼，他替你寫東西？（向少年）啊呀！我的寶寶！你夜夜替你

爸爸做工作嗎？（走近少年身旁，撫他的頭）

少年 是的，我簡直沒有一夜空過。

母親（向父親）你看，他在替你做事，你還要責罵他呢！趕快陪他

上牀罷！（向少年）寶寶！快點睡！

（於是父親親愛地陪少年上牀睡了，母親仍向內下）

少年 爸爸！你也去睡罷！

父親（伏在牀旁，攜少年的手）你只管睡，睡熟！睡熟！

少年 我已經很好了。爸爸！請快去睡罷！

父親（仍伏在牀旁）你只管睡，睡熟！睡熟！

(少年疲勞已極，漸漸睡去，父親也倒在少年胸上熟睡了。)

——閉幕——

爸爸的看護者



全劇人物：

- 少年——年約十三四歲，衣服素樸，精神很好。
- 父親——年約四十餘歲，穿短衫褲，一個工人。
- 病人——年約四十餘歲，也是一個工人。
- 醫生——年約二十餘歲，穿洋服，外罩白衣。
- 助手——年約二十餘歲，同醫生。
- 看護婦——甲乙二人，均年約二十歲左右，外穿白衣。

地點：

一個縣城。

第一幕

人物：

少年

看護婦(甲)

病人

醫生

助手

時間：

一個春天的早上。

佈景：

一間大病室的一隅。有一門通走廊，有一門通另一病室。中間放着病牀，罩着帳幕。

(不用也可) 牀旁有檯子一，坐椅二。壁上有一窗，沒有窗簾。開幕時，病人臥在牀上，呼吸十分輕微。過了一會，臺後有看護婦甲和少年的談話聲，但不上場。

婦甲 你的父親叫什麼姓名？

少年 我的爸爸叫錢阿德。

婦甲 是從外國回來的老工人嗎？

少年 是的，新近外國回來的，不過沒有十分老。

婦甲 什麼時候進院的？

少年 五天以前。

婦甲 是了是了，他在第四號的大病房裏。

少年 病得很厲害嗎？

婦甲 且跟了我來！

（於是看護婦甲，陪少年自外門上。少年手拿衣包，滿身都是泥水）

婦甲 （走近病牀面前，扯開帳幕）就在這裏。

少年 （將衣包放下，走近牀前，看一看病人面色）爸爸！爸爸！是我呢，不知道嗎？是其祿呢！

婦甲 你說得輕一些罷。我去了。（遂下）

少年 （向看護婦甲點頭）謝謝，阿姐！

病人 （把眼睛張開，注視少年一會，並無話說）

少年 爸爸！媽媽知道你病了，自己不能來，叫我來接你的。

病人 （似乎很疲倦，又把眼睛閉上）……

少年 （十分耽心，急了起來）爸爸！爸爸！你怎樣了？我就是你的兒子其祿啊！

病人 （仍舊不動，呼吸很苦）……

少年 （把旁邊一只椅子拉來，坐在牀邊。眼睛注視病人，自語）醫生想快來了，那時就可知道一些詳細罷。（沈思起來）

（這時看護婦甲暗自又上）

婦甲 （輕拍少年的背）……

少年 （很快擡頭，立起，急忙地問）我的爸爸怎樣了？

婦甲 不要耽心，醫生就要來了。

少年 你看，他的呼吸很困難呢！

婦甲 （看病人情形）那末，我請醫生來看罷。（說着下）

少年 多謝，阿姐！（焦急自語）爸爸不知怎樣了？……爸爸不知怎樣了？……

（看護婦甲上，醫生和助手也同上）

少年 （看見醫生，就哭起來）……

婦甲 （向醫生介紹少年）他是那個病人的兒子，今早剛從鄉下上來的。

醫生 （注視少年，用手拍少年肩）你放心好了，病總是有希望的。

(即向病人俯伏了檢查脈膊，摸一摸頭額，問看護婦甲) 剛纔的經過不好嗎？

婦甲 還好，只是呼吸困難些。

醫生 (診察完畢) 也沒有什麼別的變動，仍照以前調理好了。

少年 (鼓着勇氣，咽了淚問) 我的爸爸究竟怎樣了？

醫生 (又將手放在少年肩上) 不要耽心，只有臉上發一些丹毒。

少年 (呼吸急迫) 沒有關係嗎？

醫生 (安慰) 有你在旁邊，總是有望的。

少年 但是，我和他說話，他一些不明白呢。

醫生 大約到了明天，就會明白的罷。總之，病是可以救的，你可不必

傷心！好好地看待你的父親罷！（說畢，醫生和助手看護婦甲

同下）

少年（仍舊坐在病人旁邊）爸爸！你舒服一些了嗎？醫生說病就會好的，你安心罷。

病人（開眼注視少年，露出感激的神情來）

——閉幕——

第二幕

人物：

少年

病人

看護婦(甲)

醫生

助手

父親

看護婦(乙)

時間：

距第一幕約五六日。時在下午。

佈景：

同第一幕。

開幕時，病人依然臥在牀上，少年坐在旁邊。

少年 爸爸！你要用茶嗎？讓我倒一杯給你喝罷。

病人 （略點點頭，露着微微的笑影）

少年 （十分高興，將病人墊高枕頭，扶坐起來。一面倒茶給病人喝，一面用手摸病人額額）現在已經清涼多了。也許正如醫生所說，咱們明天就好回家去了。

病人 （喝茶，仍點點頭，表示感謝的意思，沒有話說）……

少年 （看病人喝茶完了，仍把病人臥倒）爸爸！當你離國以後，我

們都是很紀念你，天天想你能夠早些回來。（注視病人，一些沒有聲音）爸爸！你聽得懂我的話嗎？

病人

（表示一些知道，仍沒有說話）……

少年

（快活，執着病人的手）爸爸！這次媽媽本想自己來的，但因爲弟弟不能斷乳，所以叫我來了。

婦甲

（這時看護婦甲拿藥瓶自外上）

（向少年）這是內服藥水，每次飯後喫一格的。（將藥瓶放

在檯上）

少年

（看一看藥瓶）知道了。

病人

（正在這時，病勢突然變壞起來，嘔吐，昏迷）……

少年 (失驚) 啊啲! 爸爸! 怎樣了? (向看護婦甲) 阿姐! 請醫生來

一趟罷!

婦甲 好的, 讓我去請他們來。 (急向外下)

少年 (用手撫病人胸部) 爸爸! 胸裏覺得難過嗎? 不要去想別的, 靜靜地睡一會罷。

(醫生和助手看護婦甲上)

少年 (焦急而又哭着) 先生! 我的爸爸怎樣了?

醫生 (急忙診察病人, 並不回答。過了一會說) 且試一種注射罷。
(即向病人注射, 助手和看護婦甲均給醫生幫忙)

病人 (漸漸蘇醒過來, 微微有些呻吟)

醫生 (安慰少年) 安心罷,現在可以有希望了。

少年 謝謝,先生!

(醫生和助手看護婦甲下)

少年 (看着病人,撫着病體) 爸爸!你的病就快好了,我們就好回到媽媽那裏去了。

(正在這時,後臺有脚步的聲音,並且有說話的聲音)

聲音 再會罷!

少年 (聞聲驚跳,凝神一會。)

(這時父親同看護婦乙自內門上。)

少年 (一見父親,立刻發出尖銳的叫聲。) 爸爸!

父親 (回頭一看，見是少年) 其祿!

少年 (立刻飛奔父親身旁，驚喜交集，啜泣) ……

(看護乙驚住，看護婦甲自外門上，看這樣情形，亦愕然)

父親 (執了少年的手，又注視病人) 呀，其祿! 這是怎麼一回事?

婦甲 (指病人向父親) 他是他的父親呢!

父親 (驚住) 怎麼? 他是他的父親? (向少年) 呀，其祿! 你弄錯了，

這話真從那裏說起! 你母親來信說你到院裏來了，但我等了

你好久，總不見你來，我是怎樣的耽憂呢!

少年 (想說話說不出) ……

婦甲 (也驚) 難道他不是他的父親嗎?

父親 那裏，這是我的孩子呢！

婦甲 這完全是我弄錯了。我當初以爲他問我一個老年工人，就是那個病人了。那末，他自己也一些不認得嗎？

父親 因爲我出國已久，像他這樣小的孩子，那裏還會記得起呢！

婦甲 (贊美) 那真是一個好孩子！

婦乙 真是一個好孩子！

病人 (張大了眼睛，注視各人，卻不能說話) ……

父親 啊，其祿！你真一些想不到罷，我現在病已好了，正要出院了哩！
大家一道去罷！

少年 (輕微) 爸爸！你且等等！ (回視病人)

父親 (怪異) 什麼你不回去嗎? (催促) 去罷! 到夜還可趕到家

裏呢。

少年 (又回顧病人) 爸爸! 我不能回去。因為那個病人, 我已當他

爸爸了的, 他的病還沒有好呢。

父親 (看看病人, 問看護婦甲) 他究竟是那裏來的?

婦甲 他是同你一樣的工人, 恰巧與你同天進院的。送到病院來的時候, 已經什麼都不知道, 話也不會說了,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詳細。

病人 (注視少年, 表示感謝之意) ……

父親 那末, 他也很可憐的。橫豎我自己可以回去, 你就留在這裏罷。

婦甲 (低聲) 也不必留多久了呢。

父親 就是這樣罷，希望你們也能多多照顧他。(向少年) 就在這裏罷！我先回去，好叫你的母親放心。(從袋裏摸出兩塊錢來)
這兩塊錢給你做零用。那末，我走了。(向衆人) 再會！

(於是父親向外下，看護婦乙向內下)

少年 (送父親下去，再回病牀旁邊) 你現在可以安心了，我仍舊不會離開你的。

病人 (微微露一些笑影) ……

——閉幕——

第三幕

人物：

少年

病人

看護婦(甲)

醫生

助手

時間：

距第二幕的次夜。

佈景：

同第一幕。

開幕時，病人仍臥在牀上，少年仍伺候在病人牀旁。

病人

(表示痛苦，呻吟) ……

少年

(焦急) 你覺得難過嗎？那末，我去請醫生來罷。(急忙向內

下)

醫生

(過了一會，少年和醫生、助手、看護婦甲同上)

(急忙向病人視察，過了一會，輕輕對看護婦甲說) 今夜恐怕難過了，你同少年服侍他罷。

婦甲

(點頭) 知道的。

醫生

(向助手) 今夜病勢較急，你且留在這裏。(自下)

少年

(急問) 啊，先生！怎樣了？

婦甲

(拉住少年輕輕說) 他的病已經很危險了, 先生叫我們好
好地看顧他。

少年

(聞言失色, 一時無話) ……

病人

(苦痛之至, 對少年像要說話, 卻又沒有說出來, 時時動着嘴

脣) ……

少年

你想說什麼話嗎?

病人

(看一看少年, 面如泣狀, 但已無淚)

助手

(輕向少年) 不要同他說什麼話了。

少年

(點頭知意, 握住病人的手)

病人

(先表示痛苦, 後來把眼閉上, 表示斷氣)

助手 (輕語) 已經在斷氣了。

少年 (驚喊) 他還握着我的手呢?

助手 (俯身觀察病人, 卽又仰起) 死了。

少年 死了! (把手從病人手裏抽出, 注視病人, 幾乎痛哭)

婦甲 (安慰少年) 不要怎樣的難過罷!

助手 那末, 你現在可以回去了, 你的事情沒有了。(遂下)

少年 (想不出說什麼話) ……

婦甲 (將病人的屍體蓋上, 開窗) 天也亮了, 你可回去了。

少年 (點點頭)

婦甲 (將窗上的花拿給少年) 沒有可以送你的東西, 就拿這朵

花做紀念罷！

少年

（一手接花，一手拭淚）謝謝！不過，我還要走遠路呢，花是要枯掉的。（隨即將花放在死者頭上，行了一個敬禮）把這留了當做紀念罷！

婦甲

（微笑）這樣也好。

少年

（拿了衣包）謝謝，阿姐！再會！（向死者，現出十分依戀難過的樣子）再會！爸爸！（慢慢地向外下）

婦甲

（注視少年出去）

——閉幕——

按此劇原只一景，本來可以表示獨幕，但為表示時間的距離起見，所以分做三幕。如果覺得麻煩，就可接連演去，中間不必閉幕，語氣也仍能一貫的。